

China Miéville

Looking For Jake & Other Stories



寻找杰克

[英] 柴纳·米耶维 著

李懿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014038948

I561.455

16

China Miéville

Looking For Jake & Other Stories

寻找杰克

[英] 柴纳·米耶维 著

李懿 译

北航大学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703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杰克/(英)米耶维著;李懿译.一重庆:
重庆大学出版社,2014.3

书名原文: Looking for Jake & Other Stories

ISBN 978-7-5624-7910-9

I. ①寻… II. ①米…②李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9441号



官方微博: 楚尘文化

公众微信: ccbooks

寻找杰克 xunzhao jieke

[英]柴纳·米耶维 著

李懿 译

版权顾问 Angie Baecker

特约策划 孔新人

责任编辑 陈冬梅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1331)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40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205千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910-9 定价: 35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China Miéville

Looking For Jake & Other Stories



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给杰克

Looking For Jake & Other Stories by China Miéville

Copyright © China Miéville 2005

Arranged by The Marsh Agency Ltd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Chu Chen Books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贸核渝字(2011)第36号



北航

C1727037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1 | 寻找杰克 |
| 23 | 根基 |
| 35 | 彩球屋 |
| 55 | 伦敦某事件报告 |
| 85 | 召唤兽 |
| 105 | 医学百科词条摘录 |
| 111 | 细纹 |
| 133 | 瓜葛 |
| 153 | 不同的天空 |
| 175 | 消除饥荒 |
| 197 | 过节啦! |
| 213 | 杰克 |
| 229 | 镜银 |

寻找杰克

我不知道怎么失去了你。我记得找了你好那么久，近乎疯魔，心烦意乱……焦虑得快要发狂。后来我找到了你，万事大吉。但是我再次失去了你。我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。

你一定还记得这块平屋顶，现在我就坐在这外头，俯瞰眼前这座危险的城市。你应当记得，从屋顶望出去是一片晦暗景象。城市单调地延伸，中间没有插入一座公园，也没有凸起一座该死的塔楼。只有无穷无尽的砖和混凝土，绘出平淡无味的交叉影线；房后纵横交织的敝街陋巷延绵不绝，死气沉沉，狼藉一片。

刚搬到这里时我很失望，但篝火之夜¹改变了一切，那晚我观赏到了美妙的景致。

我尽情呼吸着寒冷的空气，聆听风中湿衣飞扑的声响。当然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我知道刚有一只早起的鸟从身边飞过。我看到暗雾从储气塔背后扑面而来。

那一晚，十一月五日，我爬上屋顶，望着廉价的焰火在我周围呼啸升腾。它们在我眼前炸开，我反向追踪着它们飞舞的路径，想一一找到它们发自哪座小花园或阳台，但实在分辨不清，太多了。于是我在那绚烂的红光金焰中间坐直，瞠目结舌地惊叹。这座褪色的灰色城市，多少天来一直不入我眼，现在它喷吐出如此刚健的力量，纯粹而华丽的能量。

我立时入迷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番美景，从卧室窗户望出去，后街死寂一片，但我也不会被蒙蔽。它们很危险。仍旧很危险。

不过，现在的危险当然不同了。一切都变了。我心乱如麻，找到了你，又失去你，现在我被困在这些人行道，没人能营救我。

我听到风里传来“啦啦”声和含混不清的轻语。它们栖息在附近，随着黑暗悄悄临近，它们开始躁动，逐渐苏醒。

1 每年11月5日是英国传统节日“盖伊·福克斯之夜”，也称“篝火之夜”。——译注（下同）

你来看我的次数太少了。我新搬到沙稍大路的公寓房，楼下有彩票点、廉价五金店、杂货店。这套公寓便宜又热闹。我像个在泥地里打滚的猪，快活似神仙。我在当地印第安饭馆里吃饭，上班，勉为其难地光顾狭小的独立书店，它的存书真是少得可怜。我们通电话，你来过几次。跟你在一起的感觉总是很棒。

我知道自己没去过你家。你住在该死的巴尼特。而我只是个凡人。

你到底做什么去了呢？对一个如此亲近、爱得如此之深的人，我竟然对他的生活知之甚少！你带着塑料袋飘荡到伦敦西北部，堵塞你到过的地方，支吾你下一步的去向，对你要见什么人，要做什么，都含糊其词。我仍不知道你哪来的钱浸淫于喜爱的书和音乐。我仍不理解你和那个相好的女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

爱情生活对我俩的关系影响不大，我总是喜欢这一点。我们会花上一整天玩街机游戏，漫天胡侃，讨论恐怖电影、漫画、唱片、书籍，在你收拾停当准备离开之际，我们才想起来讨论各自遭受了怎样的心痛，又会有多么令人心悦的完美新欢。

对你来说，我是随叫随到。哪怕几周不说话，也只需要拨一个电话。

可现在不行了。我不敢再碰电话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连拨号音都听不到，只是偶尔传来一串不规则的电流噪声，像是电话在搜索

信号，或是干扰别的信号。

上一次拾起听筒时，有什么东西的低语沿着电话线传到我耳里，用尊敬的语调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语言，全是“滋滋”声和齿音。我把电话小心地放下，再也没有拿起来。

于是我学会了来到屋顶上，端坐在火树银花之间欣赏美景，将它应有的威严一览无余。美景已逝，发生了变化。变化的不是外形，它与向来的外表分毫不差，但内部被掏空，填入了新内容。那些黑暗笼罩的大道，秀丽风采不减当年，只是一切都变了。

从我的窗户看出去，房顶的高度遮断了楼下的沥青和铺路石：我看见对面房屋的屋顶、墙壁、瓦砾、吊斗，却看不见地面，我从没见着一个人从那些街道上走过。我眼中这片了无生气的全景图，溢满了潜在的能量。路上也许人山人海，也许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街上正在狂欢派对，或发生了交通事故，或有人打砸抢烧。在篝火之夜，我学会了从空虚中想象出充实，那是一番百感交集的凄凉。

到如今，百感散尽，唯余凄凉。现在我看不见任何人，因为没有人。路上没有人山人海，外面街道上根本没有狂欢派对，也不可能再举行。

如果偶尔有人坚定而紧张地大步走过街道，比如说我离开屋子，大步流星地走下沙稍大路，自然特别醒目。那人通常也能幸运抵达废弃的超市，毫发无损地找到食物，接着离开超市回家，就跟一直以来的我一样幸运。

但是，有时他们会掉入人行道上的断层线，伴随着绝望的号叫消失，街道归复空旷。有时他们看到一座温馨小屋，闻到里面飘来诱人香味，便急切地溜小跑进入敞开的前门，接着消失。有时他们触到凶险树木上悬荡下来的闪光细丝，便被卷走。

我想象着其中一些事。我不知道在这古怪的年月，人们是怎么失踪的，成千上万的人、几百万的人消失了。伦敦的主要街道，譬如我从家门口就能望到的大路上，就只有几个焦虑的人物——那人像个醉鬼，还有个表情茫然的警察，听着收音机里的叽里咕噜，还有人一丝不挂地坐在门口——每个人都躲避着别人的眼睛。

后街几近荒芜。

杰克，你那里是怎样的？你是不是还在巴尼特？那儿人多吗？人们是不是都蜂拥往郊区去了？

我怀疑它没有沙稍危险。

再没有像沙稍这么危险的地方了。

我发现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荒原。

这里有它的一切，这里是中心，现在只有几个像我一样的傻瓜还住这儿，而且还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。好几天没看到灯芯绒男了，那个在面包房前扎帐篷、成天横眉冷眼的年轻人，也早已不在了。

我们不该待在这里。毕竟，我们得到过警告。

杀。烧。

为什么要留下呢？我可以前往相对安全的南方，往正中心前

进。我去过那里，知道该怎么走。正午上路，把地图大全当护身符牢牢抓紧。我发誓它能保护我，它已成了我的魔法书。步行到大理石拱门¹要花大约一个小时，整条路都是主干道。机会还是挺大的。

我以前去过那里，顺着麦达维尔街南下，经过运河，这些日子里，沿路只见倾圮的残垣断壁；走过艾吉华路上的高塔，红色梁桁搭接而成的外墙突入天空，比平坦的屋顶高出了二十英尺。我曾听到那座高耸囚笼的地界里，有什么猛兽轻行如猫响鼻似马，偶尔可以瞥见亮锃锃的肌肉和油光水滑的皮毛，愤怒地摇撼着金属梁。

我想，是那些扑扇着翅膀的东西从天空中往笼里丢食物。

只要走过去，走上牛津街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伦敦就那里还有些生气。我上次去是一个月前，他们把那儿弄得还像个样子。那里开着几家商店，随手在纸片上涂画个女王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当作钞票使用，一切抢救出的、制造出的，或在清晨发现从天而降的商品，他们都卖。

当然，他们逃不掉，甩不开城市的变故，种种迹象俯拾即是。

人们纷纷消失后，城市开始自己产生垃圾。建筑的裂缝间、废旧轿车下的黑暗空间里，一小团一小团的物质自我组织，把自己放进油污的包装纸碎片、损坏的玩具、香烟盒，绷断连系在地面的纤细脐带，在街上胡乱飘游。甚至在牛津街，每天清晨也能看见一堆新的垃圾，每一件脏兮兮的新废品上，都明显有一个皱巴巴的微小

1 伦敦著名景点，位于牛津街西端。

肚脐。

即使在牛津街，报纸捆也会准时出现在书报摊前，风雨无阻：《每日电讯报》和《兰贝斯新闻》。它们是无声的剧变后仅有的幸存的报纸，每天照常生产，写作、刊发、投递，由看不见的一个或几个人，或是什么不可见力完成。

杰克，今天我曾爬下楼，到街对面取来我那份《每日电讯报》。头条是《本地民众流着口水号叫》。副标题：《珍珠、粪便、破碎的机器》。

即使存在这些负面消息，牛津街仍是一个令人宽心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人们起床上班，穿上显然已穿了九个月的衣服，清晨品着咖啡，拒不思索生活何以安详依旧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待在那儿呢？

我认为是高蒙帝国诱使我留在了这里，杰克。

我不能弃沙稍而去。这里还有我尚未找到的秘密。沙稍是新城的中心，而高蒙帝国又是沙稍的中心。

高蒙的设计受到了纽约帝国大厦的启发，真荒唐。它可算是个缩小版，但棱角和曲线都绝对高贵而冷峻，傲视四周低矮的砖泥伪装。在我儿时，它还是家电影院，我仍记得里面对称的双子楼梯，奢华的枝形吊灯、地毯、大理石拼线。

多间放映厅、辉煌的荧光屏、劣质的装修，这对一家电影院来说，实在是不敢恭维。高蒙修建的年代，电影还是个奇迹。它最初

是一座教堂。

后来它关门大吉，破败萧索。重新开业后，门廊里一排老虎机奏出的电声此起彼伏。外面，两块巨大的霓虹广告灯宣布了高蒙新的营业内容，五个字母，从上往下：BINGO。

得知发生了变故之后，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你。印象中，火车慢吞吞开进伦敦时，我没有醒。我最早的记忆是走下车厢时，傍晚凉意袭人，我心里发怵。

不是超感知觉，也不是第六感告诉我出了岔子。是我亲眼所见的景象。

如你想象，月台站满了人，但我从没见过人群这样移动。没有拥挤，指示器板、售票窗口和小卖部之间也没有往返的人流。庞大人群中没有任何一点不整齐。车站角落的蝴蝶振翼诱发不出台风效应，没有风暴，哪里都听不到飒飒风声。秩序已然崩溃。

我心想着，炼狱看上去无非就这样。一间巨大的屋子里塞满空虚的灵魂，漫无目的地乱转，像是分化为原子，每个人都陷入绝望。

我看见一个守卫，他和别的所有人一样孤单。

出什么事了？我问他。他迷惑地摇摇头，不肯看我。出事了，他说。出事了……崩塌了……没一样东西运转正常……出了……故障……

他的描述很不精确。那不是他的错，是天启本身非常不准确。

我在火车上，就在闭上眼再睁开的当儿，某种组织规则失效了。

我喜欢尽量贴近现实去想象变故的由来。我总是想象有一幢不可思议的庞大建筑，一座核心不稳定的精神发电站，向全世界排泄出能量，让一切互相连通。我的想象中总有那些形态怪异的机械，螺母和齿轮过热，接触到某些临界物质……机械装置摇摇晃晃，齿轮卡塞住，核心无声炸裂，剧毒的燃料向整座城市和郊外四散喷发。

博帕尔¹的联合碳化物公司曾吐出猛烈的致命毒汁。切尔诺贝利的放射尘，是隐藏得更深的隐患，无处不在的恐怖。

而现在，沙稍也喷发出模糊的熵量。

我知道的，杰克，我知道，你忍俊不禁了对吧？从一开始的威严到后来的可怕，再到最后的荒唐。这里的墙边没有高高堆叠的尸体，消失的伦敦居民几乎从未留下血迹。城市一天天土崩瓦解，杰克，沙稍是毁灭的震源。

我留下守卫一个人继续糊涂。

去找杰克，我想。

看到这里，你也许会自嘲地笑笑，可我向你发誓，我真是这么想的。变故发生时，你就在城里，你亲眼见到了。考虑一下吧，杰克。我当时睡着了，在运输途中，既不在此处，也不在彼地。我不熟悉这座城市，从未来过这里，而你亲眼见证了它的诞生。

我在城里没有别人可依靠了。你可以当我的向导，或者至少带我和你一起失踪。

1 印度中部城市，中央邦首府，1984年12月该市一美国农药厂毒气泄漏造成2500人死亡。